

802743

●高建琪 管 薇 选编
●王仲方 作序

騙子列傳

0413

— 001 |



802743

0413

—
0011

0413

骗 子 列 传

高建琪 管 薇选编

文匯出版社

的奇

责任编辑(特约) 京 声

封面装帧 浩 鹏

骗 子 列 传

高建琪 管 薇选编

文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圆明园路14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文汇印制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 字数 224,600字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0

书号 7455·16 定价 1.65元

序 言

王仲方

近几年来，发生了不少诈骗事件，出现了一些各式各样的骗子。其中有政治骗子、经济骗子、文化骗子和江湖骗子。骗子要行骗，就得披上骗人的华丽外衣，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诸如冒充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冒充高干子弟，冒充外国人、华侨及港澳台巨商，冒充名人、学者、演员、记者等，甚至装扮神仙、皇帝、和尚和乞丐。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所要诈骗的不外乎钱财、女性、名誉和职位等。骗子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贊疣，它可以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而变化。骗人，小的来说，是个人道德品行恶劣；大的来讲，则是对社会犯罪行为。那些大的政治骗子，多半是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如林彪、江青一伙，就是我国最大的政治骗子。他们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曾公开鼓吹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的“骗子哲学”。那些经济骗子，则多半是对钱财贪得无厌的冒险家。他们施展各种骗术，投放各类诱饵，以攫取最大最多的私利。

在当前，尤其是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中，重大的投机诈骗案件明显地增多。例如广东的刘浩然、福建的杜国桢、上海的黄奎元之流，都是百万元、千万元的大诈骗犯。这些投机诈骗分子，往往是趁我国进行经济改革的机会，打着开放、搞活的幌子，千方百计地钻空子，拉关系，送礼行贿，利用各种合法的或不合法的经济活动形式，或预签购销合同，

或开许愿支票，买空卖空，招摇撞骗，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其实，这些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蒙骗伎俩也破绽百出，如果稍有警觉或略懂常识的人们，是容易辨别和识破的。然而，我们有些企业、事业单位和某些领导机关的干部却熟视无睹，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当受骗。有的人还充当了诈骗活动的“筹码”和骗子的“护身符”。这是多么值得我们深思啊！

骗子行骗，可耻、可恶；被骗的人，可悲、可怜。有些被骗的人，则既可悲，又可耻，更可恶。因这样的人为了谋求私利，不仅自己受骗，而且还帮骗子再欺骗别人，助桀为虐。做为个人来说，何以被骗呢？究其根源，不外乎图钱财，求名声，好高攀等争名夺利思想在作怪。一叶障目，只见“金”，不见“人”。骗子正是抓住人们这个弱点，投其所好，放饵下钩，结果有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上当受骗。作为企业、事业单位及其领导来说，何以受骗呢？这正如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政法委员会联合发出通报中指出的那样，其主要原因：“一是某些干部存在着严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在当前开放、搞活和改革的新形势下，我们确有一些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对中央强调的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个方针缺乏正确的认识，忽视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放松了对资本主义坑蒙拐骗恶习的警惕；经营指导思想不够端正，为了捞钱，不择手段，甚至搞买空卖空，严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用人不问政治，平时又不加强教育，对其业务活动撒手不管，给了唯利是图的人以可乘之机；遇事不调查，不研究，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极不负责任，轻信谎言，结果上当受骗。二是知识贫乏。在新形势下，不注意加强业务学习，缺乏对内、对外贸易经营的业务知识和法律常识，遇事辨不出真伪，办事不依法、不按规章。三是迷信‘财神爷’。一听说谁‘拥有巨额资金’，

是“某国某公司的财东、经理”，与“美富商巨贾相识”，是“干部之子，港、台之亲”，一番推“有钱路”、“给投资”，“无偿援助”，“提供洋货或紧俏商品”等等，就奉为上宾，称兄道弟。不啻重金如粪土。以至得“投资”或“馈赠”。四是见利忘义，不尊重法律法规。有些干部甚至领导干部，在资本主义思想和“糖弹”的腐蚀下，利令智昏，见钱眼开，不讲原则，不择手段，以权谋私，索贿受贿，以致丧失国格人格，堕落成投机诈骗犯的同伙。”

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使一些投机诈骗分子有恃无恐，得陇望蜀，猖狂诈骗犯罪，以至于屡犯累犯。这不仅干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严重经济损失；而且腐蚀了一批干部、党员和群众，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严重危害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啊！

这本《骗子列传》，书名奇特。尽管社会上骗子的出现古已有之，但专门把各类骗子列传成书，尚属少见。实际上，这是一本近几年全国报刊上关于各种骗子的通讯报告选编，是一本进行正反两方面宣传法制教育的活教材。通过这本书，揭露了骗子们的欺诈骗术和鬼蜮伎俩；指出了我们某些单位存在的漏洞和弊端；看到了有骗人的，有被骗的，有与骗子作斗争的，有与骗子同流合污的各种人的形象，促使人们提高嗅觉和辨别能力，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加强法制观念。不仅要善于识别骗子，防止上当受骗，而且要学习那些向骗子作斗争的人们，敢于撕破骗子的画皮，使其没有可骗的市场。这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九八六年九月

目 录

序言 王仲方

- 大骗子陈梦熊落网记 (2)
“画皮”新传——特大诈骗犯刘浩然 (19)
山乡的来客 (34)
从黑龙江诈骗到广东的惯犯 (44)
“青年军官”的来历 (49)

二

- “杜老板”的发迹史 (55)
调动煤车通行无阻的采购员 (69)
“08128股票”的神秘股东 (73)
“汽车大王”的覆灭 (80)
流窜犯变成暴发户 (86)
“黄金宝盒”的主人 (90)
诈骗团伙的“高参” (97)
“沈氏银行”奇闻 (106)
“百万富翁”现原形 (115)

三

- 副总长的“公子” (122)
省委第一书记的“儿子” (132)
红旗轿车内的“千金” (138)
部长的“女婿” (144)

四

- 出入高级宾馆的“郑君佐田” (150)
海外“亿万富翁”黄奎元 (154)
顶着“爱国侨眷”桂冠的女骗子 (162)
“香港大亨”的真面目 (171)
内地投资的“杨老板” (179)

五

- 冒牌的“蒋介石的保健医生” (187)
盗名欺世的“音乐团” (194)
“心算专家”的伎俩 (200)

六

- 撒黑色“情网”的高价男子 (207)
看法院来的“嘉宾” (212)
炫耀出国护照的人 (221)
跳舞女郎 (224)
车站鸳鸯 (228)

七

- 选模特儿的“队长” (234)
打着“教演技”招牌的败类 (238)
选演员的“导演女儿” (241)
“李氏学院”的内幕 (246)

八

- 入党找先进的黄金盗窃犯 (251)
“拾金不昧”的窃贼 (260)
“十佳记者”的西洋镜 (265)

九

- 乞丐钓鱼 (270)
“候神仙”进了公安局 (273)
“乐山地下金库”的编造者 (281)
讹诈恩师的女弟子 (288)
冒牌的“少林”和尚 (293)
一个宣传法制的衣冠禽兽 (296)
奇遇的流浪汉 (301)

凡是骗子总要打着某种吸引人的招牌，冒充某个使人尊敬的人物，才能招摇撞骗。这一组文章揭露的骗子的最大特点是冒充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编造“光荣历史”，以获取人们的信任，达到诈骗的目的。剥开画皮露原形，这些骗子却是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的少校副官、劳改犯、刑满释放分子、畏罪潜逃犯等等。他们的骗术并不高明，不外乎吹牛说谎、编造假证件，乘机钻空子。可是，我们有些同志，思想麻木，轻信谎言；只看字号，不讲原则；自己受骗不算，还拉别人上当，国家、集体更是吃了大亏。当然，也有许多同志警惕性高，敢于揭露有“靠山”的、挂着显赫“头衔”的骗子。人们固然痛恨那些十恶不赦的诈骗犯，但也决不原谅那些自觉为骗子鸣锣开道、为虎作伥的“帮骗”！

大骗子陈梦琥落网记

建国以来最大的招摇撞骗犯陈梦琥（xiāo音“消”），终于落入了人民的法网。这个曾任国民党“反共救国军”少校副官的政治扒手，被彻底撕下了“新四军老战士”、“北京的大干部”、“高级工程师”的画皮，露出了丑恶本相。

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预审室，陈梦琥低垂的头，紧缩在衣领里，臃肿的泪囊托着一双绝望的眼睛，正在接受审讯：

“你认识吴文桂吗？”

“认识。我知道她一直在告我，追查我。”

“你认识原正平、杨荫辉吗？”

“认识，要不是他们卡着，我也许今天不会在这儿……”

这是陈梦琥绝妙的自供状！在他施展种种伎俩，进行政治诈骗的活动中，许许多多共产党员、干部、群众，为了党的肌体和革命队伍的纯洁，同骗子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的模范行动告诉我们：处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怎样做一个坚贞无私的共产党人；面对不正之风，应该怎样做一个廉洁正直的工作人员。

骗不了的老战士

陈梦琥是浙江省义乌县人，五十七岁。解放前，就是个惯骗。解放后，混入我企业管理部门。一九五八年因伪造历史、道德败坏和技术责任事故被劳动教养。一九六四年解除劳动教养后，他装出了一副决心悔过的样子，但一刻也没有

“机关枪”吴文桂

她的老婆是八一大队的。她的哥哥和弟弟都是八一大队在这一带进行斗争、四面开花、除掉强敌时打出来的，还要把自己装扮成“八大队的老战士”。那大嫂的身份就上去了。可是，这段“光荣历史”，找谁“证明”呢？他想到了吴文桂。

吴文桂同志，现任中国农业银行机关党委副书记。当年在义乌，他是八大队出名的女战士。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浙东的一个桥头堡》一书中，记叙了她的事迹，在义乌传为佳话。

一九七六年春节的一天中午，这个北京西城区弹花毛织厂的工人陈梦琥，穿着考究的呢料大衣，摆出一副“大干部”派头，来到了吴文桂的家，一上楼梯就直呼“文桂——文桂”。

吴文桂一愣：“你是谁？”

“你官做大了，还认人啊！我叫陈梦琥。”

“你怎么知道我？”

“你这个‘机关枪’，咱八大队谁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叫‘机关枪’？”

“你打仗猛打猛冲，谁不知道！”

陈梦琥哪里想到，吴文桂在八大队一直搞民运工作，没直接打过仗。有一次，她跟一个攻击八大队的人发生舌战。她个小声低，一气爬到树上同那人争辩，由于说话很快，而后便得了个“机关枪”的美名。吴文桂疑云顿生，继续追问：

“你后来都干些什么？”

“离开八大队，到四明山打游击，又去上海搞地下工作。北京解放，我负责接管北京的工业。后来到国务院当处长，管中央领导同志的生活。”他手舞足蹈地说：“国务院

的，我可熟，刚才我就从一位领导同志家吃完饭来的。”

吴文桂边听边沉思着。陈梦虢又跟吴文桂的女儿搭话，他听说这姑娘是个描图员，连声“关切”地说：“上大学嘛！我给你想办法。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以后我可以常来！”

陈梦虢欢呼一通走了。他满以为把吴文桂骗住了，其实适得其反。吴文桂左思右想，心中产生了一连串问号。于是，她立即给义乌写信，了解陈梦虢的情况。一时未见回信，她又借出差机会，到义乌进行了首次“私访”。

在义乌，吴文桂请有关同志提供情况。和陈梦虢同村的陈恂烈一针见血地说：“他呀，是个‘白骗’（即骗子），连他哥哥都说他这个弟弟骗人可有两下子呢！”义乌县上溪中学校长吴乐田说：“原来是这样！陈梦虢的小女儿在我校读书，陈梦虢写信给我说，他最近刚从国外考察回来。他还说：我已经为女儿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可她决心扎根农村一辈子。我支持她的想法，希望你也支持她。现在，学校正树她当标兵哩！”说完，吴乐田赶忙回家拿来了这些信，交给了吴文桂，让她好好查一查。

吴文桂看着信，心中一惊。她匆匆赶回北京，按照陈梦虢给吴乐田寄信的地址，找到当地派出所，查出陈梦虢在西城区服务修理管理处工作。她追到了管理处，人家告诉她：此人已调西城弹花毛织厂当临时工。吴文桂跑到弹花毛织厂，又在那里得知：陈梦虢不久前已调到东城区塑料四厂当工人。

与此同时，她四处向老战友探询：陈梦虢到底是不是八大队的人？回答全是“八大队根本没这人”。至此，吴文桂已确信无疑：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骗子！

从此，吴文桂一连五年，不避风险，历尽艰难，为揭露

这个骗子四处奔波。她一一告知老战友：陈梦虢是个骗子，你们要提防！她三次跑到弹花毛织厂，拿着陈梦虢写给吴乐田的信告诉他们陈梦虢正在行骗。当她从东城区塑料四厂得知陈梦虢被调到河南新密厂时，便追问：“这个人是骗子，你们为什么外借？”得到的回答是“人家上头有人，我们有啥办法？”临走前，老吴又叮咛一句：“希望贵厂不要放过这个人！”

她写信告诉义乌县委领导同志：陈梦虢是个骗子，不要上当！吴文桂那里料到：陈梦虢给义乌弄回了汽车、拖拉机和电讯器材，在县里正“红”着呢。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十日，她把揭发信通过本单位保卫部门转给了公安机关。

一九八〇年下半年，同乡金渭法告诉吴文桂：“陈梦虢到外贸部上班了。”吴文桂更急了，马上给外贸部干部处一位处长打电话，请他向有关部门反映陈梦虢的情况。

由于一次次杳无音讯，吴文桂当时曾大声疾呼：“为什么盯着屁股反映情况竟无人理会？”现在她知道了：当时有许多好同志和自己一样，在战斗！

压不服的人们

北京西城区弹花毛织厂这个“小庙”，怎能装得下野心勃勃的陈梦虢。他等待、活动，活动、等待。他通过北京市塑料公司一位负责人的“关系”，一九七六年十月调到了东城区塑料四厂。在这里，伺机再起。早在诳骗吴文桂之前，他靠施小惠，巴结上了三机部第六设计院科技部第二部长。在这位第二部长身上，陈梦虢找到了施展骗术的突破口。

早在一九七四年二月，河南内黄县管工业的一位负责人来到北京，这位第二部长特别向他推荐说：“陈梦虢可以当

内黄糠醛厂的工程师。他过去被劳动教养过，其实错误不大，是有人故意整他。”一九七七年二月，陈梦虢被借调到了内黄，当了糠醛厂的技术总负责人。不料，他又网罗了北京化工王厂厂长冯云鹤，并勾结内黄糠醛厂原负责人秦奎云，成了控制内黄糠醛厂的“三架马车”，他们打着“建设四化”旗号，在北京大走土层路线，招摇撞骗。四处伸手要钱。

一九七七年六月，陈梦虢把三机部六院这位第二部长、外贸部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化总”）一位负责人请到了内黄县，还请来了河南省外贸系统负责人，一起讨论给内黄糠醛厂拨款问题。会前，那位号称“中央的部长”的第二部长告诉陈梦虢：拉住外贸部，什么都好办。会上这位“中央的部长”替陈梦虢伸手向外贸系统要钱，省外贸局的办事员付新良同志感到：这位“中央的部长”大吹“光荣历史”，陈梦虢自称“老干部”，可是，说起话来不讲原则，这很不正常！他斩钉截铁地说：“投资问题，国家有规定，哪能这么一说就定？这钱不能给！”这下，指望“中央的部长”牵头的“要钱会”，被小小的办事员一闷棍，打得哑了场。陈梦虢脸色铁青，所谓“中央的部长”敲敲这个，敲敲那个。最后大家互相推诿，“要钱会”没要成钱，不欢而散。

首战败北，并未使陈梦虢的欺骗勾当有所收敛。他继续吹嘘自己是“受北京老同志的委托支援内黄的”。是“县委授权我管财、管人、管物”的。在内黄他冒充内行，胡作非为，大肆挥霍浪费国家资金。搞基建，不问有无资金来源，边干边算，没钱就骗。厂里从秦皇岛买了一批建筑材料，东西拉来了却不给钱。过些天，又要买，便派车去秦皇岛装运。对方坚持先付清欠款，陈梦虢就给财务组长王长银出点子：“没钱好办。你发个电报，就说钱已汇出，请及时发货。东

西到手再说！”王长银吃惊地瞪大了眼睛。电报他未发，从此却了解了陈梦琥的为人。有一天，王长银拿着登载批评河南驻马店地区违反财经纪律的报纸，对陈梦琥说：“建议你看看这张报纸。”王长银还念了一段：“坚持不坚持财经纪律，是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陈梦琥知道王长银指的是什么，一气，转身走了。从此，他恨透了王长银。不久，陈梦琥写条子令王长银拨款两万元作基建款。王长银针锋相对地在条子上写道：“解决了资金来源再议。”陈梦琥于是同秦奎云合谋，撤了王长银财务组长的职。但是王长银并不屈服，他把这些都告诉了分管财务、基建的杨锦文。

杨锦文也是个让陈梦琥头疼的人物。一九七八年八月他调到这个厂不久，便发现陈梦琥、秦奎云和冯云鹤串通一气，破坏财经纪律，就决定清账。终于查出：基建超支五十三万，生产亏损三十多万，仅新建硫酸车间一笔就浪费了二十万元。在全厂大会上，杨锦文对陈梦琥等人的胡作非为气愤地予以痛斥。

一九七七年十月，秦奎云以内黄县糠醛厂的名义，给陈梦琥所在单位——北京东城区塑料四厂写了封极其肉麻的“感谢信”。信上说：“陈梦琥工作积极热情，技术水平高，工作能力强，为我厂做出了很大贡献。”还说：“关于老陈的工资问题，我们根据本人以往工资级别和本人技术能力，经县领导研究决定，每月发给一百四十一元五角。”

他原工资是六十三元七角五分，到内黄后，把真正的工资证明信藏了起来，伪造了一份假证明，一下子骗成了一百四十一元五角。然而陈梦琥并未就此罢手。一九七九年十月，陈梦琥从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医药技术情报所一负责人那里搞到一张空白介绍信，驴唇不对马嘴地写道：我局四级总工

程师陈梦琥，每月工资二百零三元五角（附加四元），一九七九年八月一日开始由你厂开支。

塑料四厂工人一下子变成了国家医药管理总局的四级总工程师！骗子的本事多大，竟骗到这儿！

介绍信到了王长银的手里，他仔细一看，马上找到杨锦文说：这封“工资关系介绍信”，不是劳资部门开的：看笔体，象陈梦琥自己写的；看印章，是先盖章，后写字。杨锦文听后，随即向秦奎云做了汇报：陈梦琥的工资单可能是假的。秦奎云听了说：“等我了解一下。”过几天秦奎云诡称：“我了解过了，介绍信是真的，照这个数发。”

陈梦琥把钱骗到了手，冯云鹤也趁机敲诈，硬要厂里补发“欠”他的所谓节日补助费、夜班费、烤火费、附加工资两千九百元。被杨锦文等同志顶回去后，他又串通了秦奎云，给他“补”了七百八十多。对这些事，厂里广大职工不管这伙骗子“有靠山”，骂不绝声。陈、冯二人在糠醛厂生活特殊，挥霍无度。仅一九七九年五月至十一月，秦奎云就批给他们“小灶”补助款八百七十八元。对此，有人气愤地把揭发信贴到县委书记的门上。在群众强烈要求下，厂里取消了他们那个不花钱白吃的“小灶”后，气坏了陈梦琥。他指使冯云鹤到县委诉“苦”说：“有人卡我们脖子，我们这碗饭混不下去了。”

过不去的关卡

预审室的桌上，摆着一张清单，上面记载着陈梦琥、秦奎云请客送礼的数字：蜂蜜一次送过三十斤，香油一次送过四十五斤，羊肉一次送过二百四十斤，红枣最多的一次送过一千九百六十七斤。陈梦琥在糠醛厂三年多，这个仅有七十名正式职工的小厂，请客送礼一项就开销了一万多元。